

小说
风景线
Novelview

与染有天

一个男人私生活 · 腐败故事

海男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LT0000566429

与染有关

一个男人私生活。腐败故事

海男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与染有关/海男著.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2

(小说风景线)

ISBN 7-80673-151-2

I. 与… II. 海…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6579 号

丛 书 名: 小说风景线

书 名: 与染有关

著 者: 海 男

责任编辑: 尹志秀

美术编辑: 宋丕胜

封面设计: 朱文俊

责任校对: 李桂香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邮政编码: 050071)
(河北省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

网 址: <http://www.hspul.com>

E - mail: hswybs@heinfo.net

销售热线: 0311-7056031

传 真: 0311-7837506

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二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170 千字

印 张: 8

印 数: 1-10000

版 次: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73-151-2/I·0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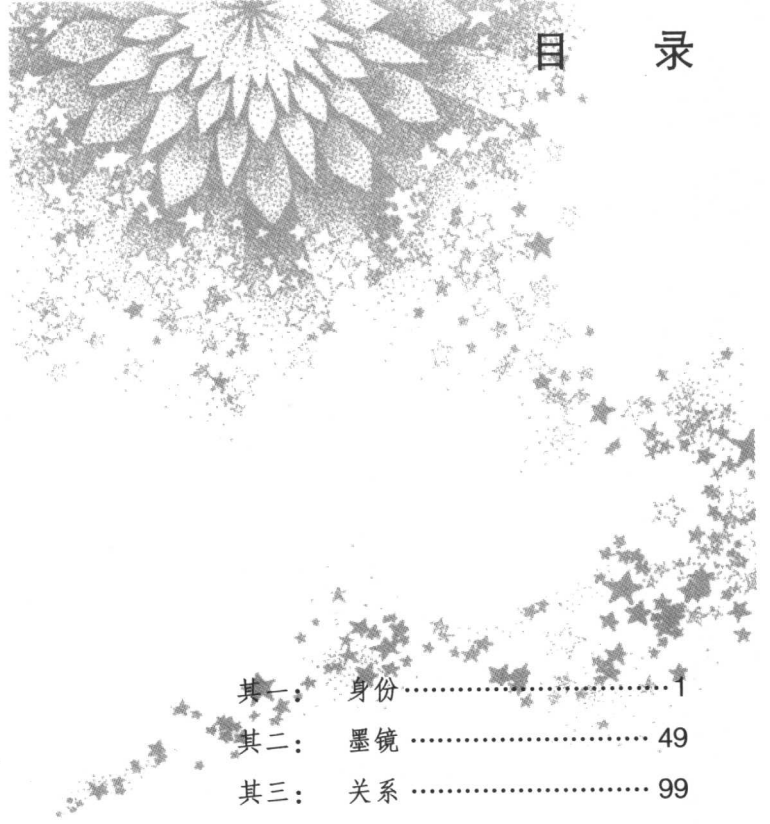
定 价: 14.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尼采说：“你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经验和感受，而只是迷迷糊糊地虚度生命。由于沉迷陶醉，你仍未从美梦中醒来——你的肌肉太无力，神志太不清，以致无法找到结果的阶梯！对我们而言，生命是一个更大的危险，我们是玻璃做的——啊，我们是否该把一切打倒！而如果我们跌倒，便一切都完了。”所以，本书男主人公的故事是男人中最危险的故事，他的罪恶源自人性之中最普遍的弱点，当我开始讲述这个故事时，希望读者中裁判生活的清醒者，那个最有力量的读者，翻开这本书。

——卷首语



目 录

其一：身份	1
其二：墨镜	49
其三：关系	99
其四：女人	151
其五：魔鬼	200

其一：身 份



与
染
有
关

1

泥石流，巨大的泥石流坍塌下来，覆盖在一条公路上。朱幻念置身在泥石流中间，他的墨镜一次又一次地往下滑，他伸出手去不时地推推墨镜，似乎墨镜想一次又一次地从脸上往下滑去，就像那无法阻挡的泥石流，一夜之间就覆盖了这条郊外的公路。只有不让墨镜从脸上往下滑，墨镜才可以架在鼻梁之上，墨镜才可以让他看清楚面前的现实：泥石流已经下滑，他置身在泥石流中间，他身披雨衣，他想把自己的影子紧紧贴在泥石流覆盖的公路上，他的全部忧虑，似乎身体之中的全部忧虑都已经附在这一夜之间下滑的泥石流之间，他叫朱幻念，是雅城郊区的副区长，当他置身在泥石流中间时，许多人，区里的许多人都像他一样卷起裤脚置身在泥石流之间，周围的许多人都像他们的副区长一样把无限的



忧虑投掷在泥石流之中，他在忧虑之间突然发出了一种声音，要在八小时之内彻底清除公路上的全部泥石流，要在八小时过去之后让公路畅通，他说完这一席话之后，推土机开始轰鸣……

2

推土机的车轮开始滚动在泥石流之上，一辆又一辆的推土机来了，推土机激起的泥浆向他溅来，他没有回避，他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要回避，他喜欢推土机，他的身体就置身在推土机旁边，就是身在推土机轰鸣时所铲除的泥石流之间，在那一时刻，一辆辆推土机似乎正在铲除他的忧虑：这就是意义，似乎人生的意义就在此地，在此时发生了，他的满腹忧虑正在变得一点点地减少，是的，他的忧虑正在被强大的、轰鸣的、高亢的推土机所铲除，当他的身上已经溅满泥浆时，推土机仍在旋转，每前进一步，每退后一步都像人生，他站在推土机之间，他的38岁正在经历着一架架推土机和泥石流的故事，他想把自己变成真正的泥人，不错，在一个个美丽或崇高，卑鄙或恐怖的神话故事之中，男人都是泥做的，现在，他确实想做一次泥人，会的，他将会把自己变成一个浑身是泥的泥人，进入他所想象的神话之中去，然而有人在叫他，当他专心致志地想把自己变成泥人的时候，有一个声音在叫唤他，让他的影子外移出去，那个人站在泥石流之外，他似乎没有听见声音，置身在推土机、泥石流之间，想把自己变成神话故事之中的男人，这欲望是那样强烈。



确实这欲望是如此地强烈，它折磨着他，不仅仅为了让公路畅通，他还有一种愿望在这个夏天，他要经历一个泥人的故事，他要感受由人变成泥人的故事，然而那个声音已经靠近他，一只手伸过来，将他的手臂攥紧，就在那一瞬间，一只手臂将他推出了推土机、泥石流的轰鸣声之中。

3

声音，除了推土机的声音，在这样的时刻，还有什么样的声音能够进入他耳朵，他被拉了出去，尽管他全身溅满了泥浆，但他还未变成一个真正的泥人。变成一个泥人是需要时间的，他的时间不够，他无法将自己变成一个泥人，纠缠他的是外在的声音，在泥石流之外，在一棵茂密的大树下面，那个声音贴近他耳朵说：“今天收到一份调函，让你到雅城任副市长。”

4

推土机的声音仍然在他耳边轰鸣着，他还没有时间将自己变成真正的泥人，在许多神话故事里，那些将自己的生命过程变成泥的时刻是美丽、是崇高、是恐怖、是纯洁、是不朽。现在，他在另一种声音中把自己变成了另一个人，他有些震惊，甚至不相信这声音，然而那声音不断地在他耳边回响着，那声音反复地在他耳边诉说着。他带着满身的泥浆钻进了一辆前来接他的轿车，轿车是黑色的，这是与泥浆截然相反的色泽，轿车是庄重的黑色，泥浆则是大地的颜色——



两种不同的色泽在他生命中荡漾开去。轿车停在雅城郊外的区政府里，他的手指上有泥巴，可以看得见的泥巴，如此清晰的泥巴，当然会令他想起雅城郊外的土地，土地是大地的基础，这些土地上有稻谷、麦穗、土豆、向日葵、大葱、蚕豆、瓜果、苹果园、石榴树、梨园……在不久之前，他曾经在郊外的土地上调研，他喜欢步行着在田野上行走，每一次从田野回来，他都感到自己不过是泥土上的一种元素，被泥土所荡漾而起的一种有生命的元素。现在，他带着泥巴，一份调函来到了他手上，那份调函落在了他手指之间，现在，他还是一个被泥浆所覆盖的男人，办公室里飘荡着一股泥浆的味道，这味道从他身上向外弥漫而去，那天下午，他一直带着泥浆在办公室签完了最后一份文件，然后，黄昏降临了。

5

黄昏是属于他自己的时间，黄昏来临时，他感受到了自己已经被泥浆味笼罩了整整一天，他步行回家，他想洗一个完整的热洗澡，他想置身在浴室的水蒸气之中，离自己的灵魂近一些，在雾气弥漫之中看见自己的形象，很长时间以来他都没有照镜子了，镜子并不属于男人，它是属于女人的，他一生中只有一个女人，她就是鲁英，他28岁那年遇到她，他当时在郊区园林局工作，她在郊区医院做护士，如今，他和她已经恋爱十年了，每当他们谈到婚姻问题时，生活中总是出现许多问题，忙碌是诸多问题中最关键的问题，他与她恋爱不久之后就做了副区长，从此以后，他总是在不停地围



绕着一只时钟转圈，那只时钟罩住了他，他的身体出现在郊区的田野和郊区轰鸣的工厂，出现在郊区的每一条线路之中，所以他和鲁英的婚姻一推再推，他已经 38 岁，而她已经 32 岁。

水蒸气之中看不见镜面，也就无法看见自己的形象，不过，泥浆之味终于被龙头中喷溅而出的水冲洗干净了，他在浴室中赤身裸体的时刻没有看见镜子，在他奔出浴室时忘记了照镜子，他的身体此刻很松弛，就像没有任何负载的鸟轻松地在飞翔。他开始拨电话，鲁英今天休息，他想把新的消息告诉给鲁英，除了母亲之外，鲁英是他在这个世界最亲近的人，鲁英的反应很漠然：“幻念，这么说你要离开郊区，离开我？”“我离你很近，只不过我在城区，你在郊外。”他很奇怪，鲁英为什么不祝贺他，不仅仅没有对他的祝贺，鲁英似乎害怕他会离开，她害怕他离开她生活的郊区。然而，离开郊区是必须的，调函一到，这就意味着命令已到，他怎么可以不服从命令呢？

6

多少年来，朱幻念一直期待着一种梦：用自己的身体散发出的热情塑造自我的形象，生活对于他来说曾经是雅城郊区，他的热情在郊区的田野、工厂中散发着，多少年来，他的最大梦想就是带着雅城郊区的工人、农民进入他所追求的理想境界之中去，所以他才会置身在泥石流下面，想让自己的身体变成泥人。在他看来，他的理想是真实的，就像梦境一样真实，有时候就像他的恋人鲁英的降临一样真实。



他生活在真实之中，所以当他穿上外衣之后，鲁英已经用钥匙打开了他的门，一切都是真实的，在这样的时刻，那份桌子上被灯光映照的调函同鲁英的降临一样同样是真实的。

7

真实中的那份调函在灯光的映照下，变成了一张火红的树叶，鲁英举起了酒杯对他说：祝贺你高升，祝贺你飞黄腾达。这些话听起来有些异常，鲁英平常从来不使用这样的语言跟他说话，然而鲁英已经举起了那只酒杯，杯与杯碰了一下，发出真实的一种声音，鲁英即刻干完了杯中酒，拉开了门，带着他难以言喻的声音离开了他的私人住宅。他端着那只酒杯，让他揣摩不透的是鲁英为什么如此反常，电话在响，从鲁英离开的那一刹那起，所有的电话都是祝贺之声。的确，灯光正照耀着那份已变成火红色树叶的调函，每个人的语言都在热烈地祝贺那份调函，从一纸调函之中散发出来的另一种生命的乐曲，有些像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他每隔一段时间都要插上门，拉上窗帘倾听贝多芬的交响曲，在黑暗之中，每一次倾听那种英雄的乐章，命运的旋律，他都会寻找到一种搏斗……现在，他拔断了电话，鲁英离开了，就让她离开好了，他开始拉上窗帷，这是属于他独自一人的世界，贝多芬，他喜欢贝多芬的乐曲，每当他的生活进入一种转折点时，贝多芬的乐曲就会从黑暗深处升起来……他站在窗口，又从窗口步向客厅，他仿佛在泥沙中漫步，仿佛在荒野上行走，仿佛向着自己的理想境界伸出了手，他的



理想此刻向着雅城的广场前进，每一次进入雅城宽大的广场时，他都会幻想着广场上星座一样神秘的水上花园和喷泉，他的理想此刻正在贝多芬的音符之中跳动。他没有想到，他仿佛在乐曲中跑步，他跑得如此快，如此疲倦，但仍然在继续往前奔跑。

8

雅城在召唤他，在贝多芬的交响曲中召唤着他，每一次倾听贝多芬的乐曲他似乎都会看到自己的灵魂在出游着，就像那些森林、沙漠、旷野之中的野兽出游于它们幻想世界之中，朱幻念看到自己的灵魂形象置身在大地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站在泥石流上时想把自我变成泥人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他与鲁英的婚姻一次又一次被推迟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那份调函在灯光照耀之下变成一片火红树叶的原因，贝多芬的乐曲敲击着他的心灵，他知道自己又要开始又一次出发了，从雅城郊区的园林局出发到区政府，从区政府出发到有炊烟、泥土的地方去，现在又要从区政府出发到雅城市中心去……这是一次重要的转折点，不错，朱幻念的心已经在贝多芬的乐曲之中开始了搏斗。

9

从城郊到城里去，除了鲁英的态度让他揣摩不透之外，每一个他认识的人见面时都在祝贺他，有些人甚至对着他，站在他面前鞠躬。在他出发的那个早晨，空气中似乎回荡着



贝多芬的乐曲，他的身体进入了一辆黑色的轿车之中去，茶色的车窗玻璃被他摇下来，他一路上看着熟悉的郊区景象，一个多小时之后他来到了那份调函所任命的位上。宽大的办公室就像他幻想中的私人音乐厅一样隐蔽而宽大，一切都是崭新的，桌子、电话、轿车、秘书，周围的面孔就像在贝多芬的交响曲之中突然出现在他面前，每一个人都叫他为：朱副市长。

10

朱幻念置身在他的办公室中，从泥石流中抽出来的身体似乎仍然荡漾着一种城郊的味道，然而，他的生活确实进入了另一场景。美丽的城市包围着他的身体，就像是他很多年前在郊区园林局的花园中产生过的幻梦一样，他的职责是管理雅城的城市建设。多年以前，当他还是雅城园林局的一名设计师时，他就幻想着一座这样的城市出现在他的设计图上：花园、小径、喷泉、植物、空中桥梁就在城市人的灵魂身边环绕着，然而当时他只是一个小小的还没有名气的设计师，当他驱车环绕着雅城的城市时，他又想起了多年以前的那张图纸。遗憾的是那张图纸已经被他焚毁了，他从黑色轿车中钻出来，他深知，要管理好雅城的城市建设，最为重要的是要了解这座城市的灵魂。

11

雅城的灵魂正在发出干燥的味道，在时间之前和时间之



后他都一次次的嗅见过这种味道，嗅，他站在黑暗深处，没有贝多芬的乐曲环绕，他已经独自一人步行了许多条街道，他不让秘书陪伴他，也不想让别人走在他身边，独自一人可以使他自由地感受一座城市的存在；所以，他伸出脖颈，他希望自己的脖颈像女人的一样漂亮纤细，可以伸进夜空深处去，这时候他嗅到了从干燥的热风之中涌来的味道，他的第一个感觉就是雅城的树太少，空气中没有夏天绿叶的味道，空气在干燥的热风中滞留，似乎时间已经不再轻松、愉快地流动。

树，生命中需要树，一座城市需要树，他呼吸着树的同时也在呼吸着城市的空中桥梁、花园、小径、城市的改造……他的呼吸之声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权力，所有的城市建设都可以在他的声音之中进行下去。

12

所以，他累了，他躺在躺椅上，他刚刚任职就面对着他的理想，当他独自以个人的名义在黑暗之中访问了一座城市之后，他累了，他被那种干燥的热风吹拂着，满脑子设想的都是树，一棵棵树从外移植到城市，移植到一座城市的血管深处……他躺在躺椅上，在这个星期六的黄昏，他拒绝了许多约会，从进入雅城的那天开始，就意味着他添加了许多约会，在他心灵深处，每当进入星期六的傍晚，他都会想念鲁英，他想起他与她恋爱的多少年的美妙时光，每到星期六的傍晚，他都会把时间留给鲁英。

鲁英是一位身材修长的女护士，她有一双丹凤眼，他第



一次见到她时，就被她的一双丹凤眼所迷住了，尽管那时候他还是园林局的一位设计员，经过种种的牵引，两个人终于有了约会的机会，每当见到她时，他们总要去一个地方，公园或者茶馆，他喜欢平静地凝视着鲁英的那双丹凤眼，每当他的目光与鲁英的目光对视时，他会深深感觉到：另一种性别，一种美妙的性别已经入侵了他的心灵。从她入侵他心灵的那时开始，他就开始了与鲁英漫长的约会，现在，他从郊区进入了城市，而她却仍然留在郊区医院，这意味着他和她的约会变成了从郊区到城市，从城市到郊区的约会过程，他开始想念她，他闭上双眼，如果鲁英就在身边，把她的手放在他手心，多少年来，他们就是这样彼此抚摸着，鲁英每到周末就会留下来，留在他身边过夜，现在，他需要鲁英，需要鲁英到自己身边来，她是入侵他心灵深处的另一种神秘的性别，她纤长的手臂，她白皙的皮肤，她用丝带束起来的长发，她温柔的声音在空气之中弥漫，尽管他们的婚姻一再推迟，但是每当他们约会时，她温柔的声音总是会在空气之中穿过他的心灵深处。他开始给鲁英打电话，这是他进入雅城之后第一次给鲁英打电话，在这之前，他好像忘记了他的女朋友，他独自一人访问着雅城的小径、花园、拥挤的马路、干燥的热风，他沉浸在对一座城市的改造和设计之中，只有当他有时间坐下来，躺在椅子上时，眼前才会出现鲁英的丹凤眼。



他的身份已经使他离开了郊区，对现在的他来说，郊区曾经是他过去生活的地方，当他的脚进入城市时，已经游离开了泥石流、推土机的轰鸣之声，那种想让自己变成一个泥人的欲望经过一场沐浴之后渐渐地消失了。身份的变幻使他在贝多芬的交响乐中渐渐地融入了另一支旋律之中去，忙碌加剧了他身份的意义，一座城市就像梦境一样萦绕在面前，萦绕在灵魂深处，在这种意义上来说，朱幻念像许多忙碌的男人一样在时间和空间之中忘记了一个女人的形象，然而，当窗外簌簌的树叶吹拂的声音飘进屋来，当朱幻念的身体终于松弛地置入躺椅上时，他终于想起了自己的女人鲁英。

首先，当然是召唤她，召唤一个女人到自己身边来永远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何况朱幻念所召唤的这个女人是他的恋人，当他变了身份之后，自己的恋人仍然生活在郊区，他召唤她是因为他爱她，他想念她，所以他召唤她，这是理所当然的召唤，而且从一开始，他们就形成了这样的习惯，他召唤她，由此她向他奔来，她从前是快乐地向他奔来，他深信，现在，她也会听从他的召唤向他快乐地奔来。

14

他听到了她的声音，现在，他似乎已经看见了 she 美丽的一双丹凤眼，她与他在电话中说话时，目光似乎在看着窗外，她住在自己的单身房间里，她为他而单身，她因为他而单身，在她窗外有一排杨树，她总是会看着那些杨树与他通话，在她的电话机旁边，有一对很柔软的沙发，他去过她房间的次数少得有限，一次或者三次，仅此而已，他为什么不



到她房间里与她约会，因为他的身份，他不愿意让周围的人看见他去找一个女人，因为很多人都知道他是谁。

他是谁，他从前是雅城郊区的副区长， he现在是雅城的副市长，这是他的身份，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之所以不愿意到她的房间找她，哪怕这种思念是如此浓烈，他也不愿意驱车到她楼下去，因为他不愿意暴露自己的身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不愿意让别人对他的私生活评头论足。而且鲁英与他的观点比较接近，鲁英宁愿去会见男朋友，宁愿顺从于这种召唤，因为她不愿意让更多的外人看见她与一个副区长恋爱，现在，也许她更不愿意让别人看见她与一个副市长恋爱。

然而，让朱幻念感到诧异的是，他却听到了这样的声音：“为什么总是我来见你？”“因为我想你……”“为什么你想我时你不来见我？”

为什么？他想解释，但电话挂断了。

朱幻念决心去会见恋人鲁英。为什么自己就不能去会见她呢？为什么？为什么？他从夜色之中似乎又听见了贝多芬的音乐，他的体内升起一种让他感到震惊的力量，他穿上外衣，决心在这个星期六的晚上驱车到郊外去。

15

他在做副区长之前已经学会了驱车，他喜欢车轮的速度，当他做副区长之后他有了一辆工作轿车，从一开始他就自己开车，到了雅城以后，他又换了另一辆工作轿车，他既是自己的司机，也是一名副市长。现在，车就在楼下的车库